

幽灵、文字与解读： 评《浪漫主义的鬼与影》

裴 云

内容提要：沃尔夫森的新作《浪漫主义的鬼与影》探讨了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对鬼魂和幽灵的描写和论述。作者在解读过程中十分注重形式研究，大量分析了诗歌的选词、用韵、声音、典故和改写等。从分析实例和作者后记可以看出，此书意在反思近年来围绕着“表层阅读”引发的种种争议。作者力图探索新的批评方式，将德里达的“幽灵说”和叙事学中的“否叙事”思维创造性地移用到诗歌批评中，展示如何感知和解读徘徊于文本“在场者”之中的“幽灵”，进而论证文学批评的作用在于复原这些看似不在场的“幽灵”，并以此来尝试解决深层与表层阅读的矛盾。

关键词：沃尔夫森；浪漫主义诗歌；幽灵；文字；解读

作者简介：裴云，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英语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英国 18 世纪文学与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7JJ022）阶段性成果。



在 18 世纪中后期及浪漫主义时代，英国作家和文人热衷于描述鬼魂（ghost）、幽灵（apparition）、魅影（specter）。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在《拉西勒斯》（*Rasselas*）里写过这样一个场景：一行人来到金字塔，公主的女伴比克娃（Pekuah）因为害怕里面有鬼而裹步不前，喜爱哲思的伊姆拉（Imlac）对此大发议论，他说人类一直都相信鬼魂的存在（Johnson, 2009）。哥特小说大家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的《奥多芙的神秘》（*The Mysteries of Udolpho*）的主人公艾米丽（Emily）住在怪事多发的奥多芙大宅，数次经历诡异事件。后来，在简·奥斯丁（Jane Austen）的《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中，这部小说深受女主角凯瑟琳（Catherine）的喜爱，她痴迷鬼故事，甚至夜读时听见风声就以

为鬼来了 (Austen, 2006)。约翰·费利阿 (John Ferriar) 的《论幽灵》(*Theory of Apparitions*) 记录了各种案例, 试图对幽灵做出理论阐释 (Ferriar, 1813)。拜伦 (Lord Byron) 的《唐璜》(*Don Juan*) 第十六章叙述了显形为黑僧侣的鬼的情形 (Byron, 1973)。柯勒律治 (S. T. Coleridge) 也数次撰文谈论文学中的鬼魂与幽灵, 包括《哈姆莱特》(*Hamlet*) 中出现的死去的老国王的鬼魂 (Coleridge, 2016)^{126, 151}。阅读鬼故事是想象力驰骋的过程, 从中体验柯勒律治所说的“诗学信念” (poetic faith) 和他后来更详细解释的“悬置怀疑”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Coleridge, 2016, 参考 Adam Roberts 在该页的注释)¹¹², 从而感受愉悦。此外, 威廉·布莱克 (William Blake)、威廉·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夏洛特·史密斯 (Charlotte Smith)、托马斯·德昆西 (Thomas De Quincey) 等人的创作中也或多或少地写到幻影、巫术和暗夜给人带来的恐惧。

美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莎拉·沃尔夫森 (Sara Wolfson) 敏锐地捕捉到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这种描述鬼魂和幻影的热情。沃尔夫森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从事英国浪漫主义研究, 研究视角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较深。她的专长是济慈研究, 并在诗歌形式研究和女性作家研究中都有建树。2018 年, 沃尔夫森出版了《浪漫主义的鬼与影》(*Romantic Shades and Shadows*)。该书选取几个主要浪漫主义诗人为研究对象, 研读其作品中对鬼与幽灵的描述。全书主体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研究提供了语境, 梳理了一些描述鬼魂和幽灵的重要片段, 例如《哈姆莱特》中去世的老国王以鬼魂形式出现, 引发了对生死、身份等问题的思考, 深刻影响了后世对鬼魂与幽灵的描写 (Wolfson, 2018)²³⁻²⁷。沃尔夫森还简要列举了浪漫主义时期部分文人对鬼魂的认识和描述 (Wolfson, 2018)²⁷⁻³⁴。

德里达的“幽灵说” (hauntology) 深刻影响了沃尔夫森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幽灵处于在场与不在场之间, 非生也非死, 让我们的思维方式超越二元逻辑 (Derrida, 1994)。它是一种充满张力的视域, “在向不在场的东西学习过程中揭示出在场东西的本质” (郑少东, 2011)。幽灵说实际上是修改了传统的在场本体论。传统本体论基于在场的东西来讨论“存在” (being), 而幽灵最重要的特征是不完全在场, “它本身不是‘存在’, 但却揭示了存在与‘已经不再存在的’ (no longer) 或是‘还未存在的’ (not yet) 之间的关联” (Hagglund, 2008)。幽灵说吸引了很多学者前来探索。就文学领域来讲, 此类研究主要探索幽灵主题和文本性 (textuality) 的关联, 做大量文本细读, 同时出于阐释的需要而进行大胆的猜测 (Davis, 2005)。虽然沃尔夫森并未对德里达的幽灵说做过多的理论阐释, 但书中

体现的研究方法显示，她的确吸收了幽灵说的思维。

书中第二章到第五章分别阐释了华兹华斯、威廉·哈兹里特 (William Hazlitt)、雪莱 (P. B. Shelly)、拜伦文本中的鬼魂与幽灵，第六章引入现代诗人威廉·叶芝 (William Yeats)，研读他对约翰·济慈 (John Keats) 的引用、影射和改写，论述这些手段如何让济慈成为叶芝诗中幽灵一般的存在。沃尔夫森的解读十分注重形式，大量考察诗的选词、句法、用典和韵律。她在后记中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点明本书的实验意义——反思近年来兴起的“远距阅读” (distant reading) 和“表层阅读” (surface reading 或 just reading) 的弊端，探索一种可以化解表层阅读和深层阅读矛盾的批评方法。

二

英国作者特别喜欢突出自己名字，甚至将它的音或形写进作品，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约翰·多恩 (John Donne) 《天父上帝赞》 (“A Hymn to God the Father”) 中的诗句 “thou hast not done”。柯勒律治曾用希腊文签名 “ΕΕ ΤΗ Σ Ε” 来替代原名 S. T. C.，并专门撰文解释希腊文中这个词有“屹立”的涵义 (Wolfson, 2018)⁴¹。在第二章中，沃尔夫森认为华兹华斯的《序曲》 (*The Prelude*) 中遍布诗人的“名字元素” (name-syllable)，即：“意愿” (will)，“我是” (I am)，“言语” (words) 和“价值” (worth)。这些元素如幽灵般闪现在文本中，体现华氏对语言功能、诗歌创作和自我的反思。沃尔夫森对沃德拉克 (Vaudracour) 和朱丽亚 (Julia) 这一经典故事的解读颇有见地。二人的结合受到朱丽亚父亲的反对，她也因此被送进修道院，孩子由沃德拉克抚养，但不幸夭折，自此，沃德拉克因遭受失去爱人和孩子的双重打击而得了失语症。经典批评认为，此片段影射了华兹华斯自己在法国与安妮特·瓦伦 (Annette Vallon) 的爱情故事 (Legouis, 1967; Spivak, 2006)。诗人曾在法国居住期间结识了瓦伦并育有一女凯瑟琳 (Catherine)，但在他回英国为结婚做准备时，英法间爆发战争，导致他无法返回法国与瓦伦和凯瑟琳生活在一起。沃尔夫森认为该片段同时还揭示出华兹华斯对失语症 (wordless) 的恐惧，佐证了他对言语价值 (worth of words) 的崇敬，《序曲》中也遍布着一种用言语记录价值的意愿：“语言并不仅仅是思维的中介 (agents of thoughts)，语言本身是权力的事件 (events of power)” (Wolfson, 2018)⁴⁸。

如何评价华兹华斯将名字元素写进自传体长诗这一做法呢？沃尔夫森援引德里达对传记署名的论述，指出华兹华斯长诗《序曲》的解构特征 (Wolfson, 2018)⁶⁵。

德里达认为，文学中的签名大致分为三种，其一是为作品直接署名；其二是让作品独特的风格暗示作者的身份。读者读到作品时，不用看署名就知道它是某个作家所写；第三种是作者在作品中亮出身份，宣告“我正在写”（Derrida, 1984）⁵²⁻⁵⁴。其中，第二种签名方式是广为接受的法则，但如果作者打破了这个法则，使用第三种方式，将名字嵌入作品正文中，那么作者的名字不再是“专有名词”（proper name），它变成了“死板的物件”（a stony object）、“一个普通名词”（a common noun），成了文本的一部分。而文本具有开放性，供读者猜测和解读。作者在文本中声明的作者身份也是读者自由猜测和解读的对象，这反而威胁到了写作者的作者身份以及作为文本所有者的身份（ownership）（Derrida, 1984）⁵⁶。《序曲》的矛盾就在于此，长期以来，它被解读为华兹华斯建构诗人身份的自传体长诗，而通过沃尔夫森的论述，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解构特征的《序曲》。这个论断非常新颖，也很有说服力。

浪漫主义诗歌以使用影射和轶事（anecdote）而著称。诺顿版《序曲》的注释中频繁点出华兹华斯对弥尔顿、锡德尼等人诗句的影射。例如，该诗开篇描述诗人从城市回到乡村，胸中涌起创作的热忱，影射《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结尾，亚当和夏娃从天堂被放逐，携手走向新世界的场景（Wordsworth, 1979）。哈兹里特也善用影射。沃尔夫森选取《我和诗人的初次相识》（*My First Acquaintance with Poets*）以及《爱之书，或新皮革马利翁》（*Liber Amoris, Or, The New Pygmalion*）作为主要文本，指出前者在行文中，尤其是写柯勒律治时，影射了包括蒲柏和弥尔顿在内的前代诗人（Wolfson, 2018）^{88, 92}，而后者中的主人公形象则有几个来源——夏洛特·史密斯翻译的《曼依·莱斯特》的主角（*Manon Lescaut*，法语原著出版于1731年，史密斯于1785年翻译该书）、经历婚姻失败的拜伦和因负面评论而自我放逐的诗人济慈（Wolfson, 2018）⁸¹。叙述中，主角对心上人的迷恋和猜忌也影射了奥赛罗（*Othello*）和苔丝狄蒙娜（*Desdemona*）的故事（Wolfson, 2018）⁸³。沃尔夫森援引德昆西对“知识的文学”（*literature of knowledge*）和“力量的文学”（*literature of power*）的区分来解读哈兹里特对影射的偏好。德昆西认为，阅读“力量的文学”可以让人从中体验各式情感，这些情感像被遗忘的童年事件一样塑造着人（Wolfson, 2018）⁹⁶。哈兹里特正是被这些过往的文学作品所影响和塑造。他一开始从柯勒律治身上汲取力量，失望后转而在华兹华斯诗中找到安慰（Wolfson, 2018）⁹⁵⁻⁹⁶。我们姑且可以将论述华兹华斯的部分称作“名字的幽灵”，将对哈兹里特的论述称为“典故（*allusion*）的幽灵”。

《浪漫主义的鬼与影》的第四章探索了雪莱诗中的政治隐喻和期望。杰罗姆·麦克甘(Jerome McGann)认为雪莱对未来理想场景的描述基于对现实的幻灭感(McGann, 1983), 沃尔夫森的解读有所不同。她细挖文本中体现虚拟的语法和用词, 例如 as if、may 等, 以说明接下来描写的是暂未实现, 但正在被想象、会在未来兑现的景象, 这是“未来的幽灵”(phantom of the future), 如《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中所述“在你所不知道的世界 / 睡着未说出的声音”(雪莱, 2004)。雪莱在诗中想象未来, 未来与叙述同步存在, 这实际上是让未来通过语言的中介而成为在场者(presence)(Wolfson, 2018)¹²¹。所谓的当下的“混乱”(tempestuous)也暗含词源中“暂时, 并非永远”的涵义, 展示的是一种历史的可能性(historical possibility)(Wolfson, 2018)¹¹⁹。此章的论述最为明显地体现了沃尔夫森对形式的关注, 其中有不少有关雪莱在诗中运用反复手法(repetition)的例子(Wolfson, 2018)¹¹²⁻¹¹⁴, 选词以及用韵的解读(Wolfson, 2018)¹²⁰⁻¹²², 本文第三部分将简述这种关注的意义。

第五章对拜伦和鬼魂的关系的论述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 一是拜伦在其时代如何深受欢迎, 读者对他的迷恋发展到相信并刻画其鬼魂的程度; 二是拜伦笔下的鬼魂隐含着诗人自己的经历和焦虑。几个典型的事例可以证明时代对拜伦的痴迷。理查德·威斯达尔(Richard Westall)的拜伦肖像刻画了一个不羁的诗人, 集中体现了时代对拜伦的想象。诗人死后第二年, 民间流行用这幅肖像的复制品召唤拜伦的魂灵(Wolfson, 2018)¹³¹。1825年出版的《魂灵书与亡者传说》(*The Book of Spirits and Tales of the Dead*)的题图是一幅名为《拜伦在阴间》("Lord Byron in the Other World")的画。同年另有石刻画《希腊群岛上拜伦的魂灵》("The Spirit of Byron in the Isles of Greece")(Wolfson, 2018)¹³²⁻¹³³。哈里厄特·威尔森(Harriet Wilson)在1825年出版的畅销自传中回忆了1814年在社交场合遇到拜伦的场景。当时拜伦正为自己的肖像画做模特, 但威尔森甚至将活生生的拜伦认做鬼魂(Wolfson, 2018)¹⁵³。至于拜伦为何常常被人与鬼魂联系在一起, 恐怕源于他自己对描写鬼魂和幽灵的浓厚兴趣, 尤其体现在《曼弗雷德》(*Manfred*)和《唐璜》的第十六章中。沃尔夫森认为, 折磨曼弗雷德的阿斯塔蒂(Astarte)的灵魂影射了拜伦夫人, 后者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离开了拜伦, 但她的影响却从未离开、萦绕不散(Wolfson, 2018)¹³⁸, 而《唐璜》十六章中主人公在画廊和卧室看到的鬼魂则各自可以在拜伦过去生活中找到原型(Wolfson, 2018)¹⁴⁶。

也许是因为之前出版了丰富的济慈研究成果的缘故, 沃尔夫森在《浪漫主义的

鬼与影》主体部分最后一章写的主角并非济慈，而是深受济慈影响的爱尔兰诗人、浪漫主义的传承人叶芝。叶芝一方面在早年间避谈甚至否定济慈，认为济慈的诗富于感官愉悦，缺少像布莱克或者雪莱诗中所具有的改变的力量（Wolfson, 2018）¹⁶³，而另一方面，叶芝自己的创作和诗学理念却明显有着济慈的痕迹，例如《漫游的安格斯之歌》（“Song of the Wandering Aengus”）中，银鱼化为少女，少女跑开消失，叙述者继而执着地追随，这与济慈的《无情的妖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中讲述的故事相似。在济慈的诗中，骑士遇到妖女，陷入迷恋，苦苦等待。不仅如此，两位诗人又都乐于思考身后功名并付诸笔端，为自己做悼诗和墓志铭（Wolfson, 2018）¹⁸¹⁻¹⁸⁶。叶芝和济慈的关系似乎体现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说的“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现象，但是沃尔夫森没有提及布鲁姆，她更多地参考了弗洛伊德的“诡异论”（uncanny），即某些被刻意压抑的情感或场景将会在貌似不可能的情况下再度出现，显得诡异（Wolfson, 2018）¹⁶¹⁻¹⁶²。她认为叶芝正是十分忌讳自己与济慈的相似，才有意识地将济慈解读为一个不严肃的重感官的诗人，被叶芝这样的现代诗人所摒弃（Wolfson, 2018）¹⁶²。可以说，济慈和其诗句成为叶芝诗中的幽灵，而济慈自己诗中的鬼魂与幽灵在书末尾的延展中被评述。沃尔夫森解读离开英格兰之后的济慈，在文字中将其弟乔治·济慈（George Keats）、恋人范尼·布劳恩（Fanny Brawne）想象成幽灵，他甚至认为自己也已经生活在了死后的世界（Wolfson, 2018）¹⁸⁹。

三

纵观《浪漫主义的鬼与影》一书，可以明显看出沃尔夫森正在探索一种批评方法去解决“远距离阅读”和“表层阅读”带来的问题。在书的第一章，沃尔夫森指出阅读的价值在于关注复杂语境中的、具有文学审美意义的语言，所以基于大数据的“远距离阅读”根本算不得真正的阅读，而“表层阅读”缺少深度，很多问题有待商榷（Wolfson, 2018）³⁶。

这里所说的“表层阅读”是近十年来引发热议的概念。它针对的主要是“症候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和“怀疑阐释”（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症候阅读”认为文本在字面之外存在着被压抑或者无意识的、真实的深层含义，阅读要挖掘这些空白和不在场的意义，探究原因。这种阅读和批评方式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路易斯·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对弗洛伊德的解读，以及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k Jameson）的《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为理论来源。“怀疑阐释”由保罗·利科 (Paul Ricoeur) 提出, 指为挖掘文本潜藏的意义而进行大量的反复阅读, “阐释是怀疑的操练” (Ricoeur, 1970)。然而, 经过长年的实践, 它们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出来, 包括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 所说的“对可靠事实的过度不信任, 因为事实被伪装成了坏的意识形态偏见” (转引自杨玲, 2018)¹⁸¹。基于此, 史蒂芬·贝斯特 (Stephen Best) 和沙龙·马库斯 (Sharon Marcus) 于 2009 年提出“表层阅读”的批评方法。他们认为文本自身已经呈现其意义, 不需要理论或历史的帮助就能生成意义 (Best et al, 2009)¹², 要回归文本中可感知的、明显呈现的, 而不是隐藏的东西, 展示语言和文字的复杂运作过程 (Best et al, 2009)¹⁰。正如学者于雷在解读坡时的评述: “表层阅读”关注的焦点“不在于具体多变的寓意本身, 而在于寓意赖以发生的逻辑” (于雷, 2018)。这可以说是新的形式研究, 但有着无法令人信服的弊端。中国学者杨玲梳理了一些反对“表层阅读”的观点, 例如约翰·考齐 (John Kucich) 认为“表层阅读”呼吁常识性的研究路径和纯粹探索文学的美学价值, 可能使文学研究进一步被边缘化。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表示了对剥离政治和理论后的“表层阅读”滑向政治静默主义 (political quietism) 的担忧 (杨玲, 2018)¹⁸⁴。

在《浪漫主义的鬼与影》中, 沃尔夫森接受了“表层阅读”的警示, 重点关注表层。威廉·济奇 (William Keach) 在封底书评中一语中的: “相较于超自然的虚构和以物质显形的鬼魂, 沃尔夫森的论述更侧重的是文本中体现这些虚构和鬼魂的‘幽灵般的文字中介’ (spectral verbal agencies)。”沃尔夫森解释浪漫主义的文本如何通过言语 (words)、影射、语法 (syntax)、韵律等手段实现意义构建。她的主要贡献在于颇具想象力地将德里达的“幽灵说”运用到诗歌批评中, 将深层阅读与表层阅读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沃尔夫森在后记中还引入普林斯 (Jerald Prince) 的“否叙述” (disnarrated) 理论。普林斯认为文本中没有被叙述的情况可分为三种——不可述 (unnarratable)、未被述 (unnarrated) 以及否叙述。“不可述”主要指未被叙述的部分不值得叙述, 或是妨碍某个叙述者的权威, 或根本无法被叙述 (Prince, 1988)¹。“未被述”指虽被省略, 但被叙述者暗示过, 或可以从文本中推断出来的那部分内容 (Prince, 1988)²。否叙述则指文本中以假设或否定形式谈及的、未发生但却可能发生的内容 (Prince, 1988)², 它通常涉及人物不切实际的期望、错误的想法等, 因此常常与人物的无知、粗心或是心理创伤联系在一起 (Prince, 1988)⁴。在沃尔夫森看来, “否叙述”是笼罩在被叙述的、在场者左右的幽灵 (Wolfson, 2018)¹⁹³, 被叙述的好比是罗伯特·弗罗斯特 (Robert Frost) 诗

中被选择的那条路，而“否叙述”就如同未被选择的那条路，它如幽灵一样盘旋在文本之中、无时不影响着诗人对所选择的路的描述（Wolfson, 2018）¹⁹⁵。文本字面，也就是被叙述的、所谓的“在场者”之外也一直都存在着“否叙述”这个幽灵（Wolfson, 2018）¹⁹⁶，文学批评正是召唤、复原这幽灵的过程。如此一来，挖掘被压抑的深层含义和“表层阅读”号召的关注表层之间不再是二元对立，它们的矛盾也似乎部分地达到了和解，这也正是沃尔夫森此书的先锋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 AUSTEN J, 2006. *Northanger abbey* [M]. Ed, Barbara M. Benedict and Deirdre Le Fay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72.
- BEST S, MARCU S, 2009. Surface reading: an introduction [J]. *Representations*, 108 (1).
- BYRON G G, 1973. *Don Juan* [M]. Eds, T. G. Steffan, E. Steffan and W. W. Pratt. London: Penguin: 358-406.
- COLERIDGE S T, 2016. *Lectures on Shakespeare (1811—1819)* [M]. Ed, Adam Roberts. Edinburgh: Edinburgh UP.
- DAVIS C, 2005. *Etat présent: hauntology, spectres and phantoms* [J]. *French studies*, LIX (3): 377.
- DERRIDA J, 1984. *Signéponge/signsponge* [M]. Trans, Richard Rand. New York: Columbia UP.
- DERRIDA J, 1994. *Specters of Marx* [M]. Trans, Peggy Kamuf. New York: Routledge.
- FERRIAR J, 1813. *Theory of apparitions* [M]. London: Cadell & Davies: 99-101;138-139.
- HAGGLUND M, 2008. *Radical Atheism: Derrida and the time of life* [M]. Stanford: Stanford UP.
- MCGANN J J, 1983. *The romantic ideology* [M].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12.
- JOHNSON S, 2009. *The history of Rasselas, prince of Abissinia* [M]. Ed, Thomas Keymer. Oxford: Oxford UP: 116-117.
- LEGOUIS E, 1967. *William Wordsworth and Annette Vallon* [M]. London: Dent: 15-18.
- PRINCE G, 1988. *The disnarrated* [M]// *Narrative theory and criticism*. 22 (1).
- RICOEUR P, 1970. *Freud and philosophy: an essay on interpretation*. Trans, Denis Savage. New Haven: Yale UP: 32.
- SPIVAK G C, 2006. *Sex and history in The Prelude (1805), books nine to thirteen* [M]// *In other worlds*. London: Methuen: 46-76.
- WOLFSON S, 2018. *Romantic shades and shadows* [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 WORDSWORTH W, 1979. *The prelude: 1799, 1805, 1850* [M]. Eds, Jonathan Wordsworth et al. New York: Norton.
- 雪莱, 2004. *雪莱精选集* [M]. 江枫, 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 杨玲, 2008. 症候阅读、表层阅读与新世纪文学批评的革新 [J]. 社会科学文摘, (10): 179-187.
- 于雷, 2018. “视差”与“表层阅读”: 从披到齐泽克 [J]. 国外文学, (2): 7.
- 郑少东, 2011. 德里达对政治在场本体论的批判 [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 97.